



世界名著寶全集

WORLD CLASSICS

道達·葛雷的画像

英·湯姆·葛雷



大英圖書館
倫敦
倫敦
倫敦
倫敦
倫敦
倫敦

道连·葛雷的画像

[英] 奥斯卡·王尔德 著
章小亮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I·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自序

艺术家是美的作品的创造者。

艺术的宗旨是将艺术本身展示出来，而同时把艺术家隐藏起来。

批评家应能将其从美中得来的作品的印象用另一种样式或新的材料表达出来。

自传体是批评的最高形式，也是其最低形式。

在美的作品中发现丑恶的含义的人是堕落的，而且是堕落得一无可爱之处。这是一种罪过。

在美的作品中发现美的含义的人是有教养的。这种人有望。

认为美的作品仅仅是意味着美的人才是上帝的选民。

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书有写得好的或写得差的。仅此而已。

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的憎恶，便如从镜子中照见自己脸孔的凯列班的狂怒。

十九世纪对浪漫主义的憎恶，便如从镜子中照不见自己脸孔的凯列班的狂怒。

人的精神生活只是艺术家创作题材的一部分，艺术的道德则在于对并不完美的手段加以完美地运用。

艺术家并不祈求对任何事情加以证明。即使是天经地义的



事情也是可以证明的。

艺术家没有伦理上的好恶，艺术家如在伦理上有所臧否，那是不可原谅的矫揉造作。

从来没有病态的艺术家，艺术家可以表现一切。

语言和思想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手段。

美德与邪恶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素材。

从形式着眼，音乐家的艺术是各种艺术的典型；从感觉着眼，演员的技艺是典型。

所有的艺术均既有外观，又有象征。

有人要钻到外观底下去，那由他自己负责。

有人要对象征意义加以解释，那由他自己负责。

其实，艺术这面镜子反映的是照镜者，而不是生活。

对一件艺术品的看法不一，说明这作品复杂、新颖、重要。

批评家们尽可意见相分歧，艺术家不会自相矛盾。

一个人做了有用的东西可以原谅，只要他不自鸣得意；一个人做了无用的东西，只要他视为至宝，亦可宽宥。

一切的艺术都是毫无用处的。

奥斯卡·王尔德



第一章

一股浓郁的玫瑰花香弥漫在画室中，每当夏天的微风流动在花园的树丛中，还会有紫丁香的芬芳或嫩红色山楂花的幽香从打开着的门外飘进来。

亨利·沃登勋爵躺在用波斯毡子作面的无靠背长沙发上，像往常一样接连不断地抽着无数支的烟卷。从放沙发的那个角落，他只能望见一丛芳甜如蜜、色泽也如蜜的金链花的疏影，看起来它那颤巍巍的枝条像是载不动这般灿烂绚丽的花朵。间或，垂在大窗前的柞丝绸长帘上会有奇异的飞鸟的影子掠过，造成一刹那的日本情调，使他联想起一些面色苍白的东京画家，他们力求通过一种本身只能是静止的艺术手段，来对运动和迅捷的感觉加以表现。蜜蜂，有的固执地绕着花粉零落、枝叶散漫的金色长筒状忍冬花打转，有的在尚未刈倒的长草中间为自己开路，似乎凝滞的空气由于它们沉闷的嗡嗡声而愈发地显得令人难以忍受。伦敦的市声，仿佛远处传来的管风琴的低音，隐约可闻。

一名出奇的俊美的青年的全身肖像在画室中央的竖式画架上放着。画像的作者贝泽尔·霍尔渥德就保持着一小段距离在它前面坐着。若干年前他突然不知去向，一度闹得满城风雨，引发许多离奇的猜测。

看着这个他以如此精湛的技巧反映在作品中的风姿秀逸的



道连·葛雷的画像

形象，满意的笑容浮起在了画家的脸上，而且这笑容仿佛要多滞留一会儿。可是他霍地站起身来，闭上眼睛，用手指将眼脸摀住，仿佛是要把一个奇异的梦境羁留在脑际，生怕自己会从中醒了过来一般。

“这是你最好的作品，贝泽尔，它超过了过去你所画的一切，”亨利勋爵懒洋洋地说。“你明天一定得把它送到格罗文诺去展出。皇家美术院太大，也太俗气，每次我到那里去，不是人多得叫你看不到画，就是画多得看不到人。前一种情况固然很讨厌，后一种情况则更糟糕。格罗文诺确实是唯一合适的地方。”

“我不想把它送到任何地方去，”回答时他做出一个将脑袋朝后一仰，当年在牛津常常被同学们取笑的不同姿势。“不，我哪儿也不送。”

亨利勋爵的眉毛扬了起来，透过一个个淡蓝色的烟圈惊讶地望着画家，从他抽的那种掺有鸦片的烈性烟卷中冒出来的烟雾，正盘成奇形怪状的螺环袅袅地往上升起。“哪儿也不送去？这是为什么？我亲爱的朋友，究竟什么原因？你们这些画家真是怪人！为了成名你们什么都干，而一旦出了名，又觉得是个负担。你这个傻瓜，这世上只有一件比被人议论更糟糕的事情，那就是根本没有人议论你。这幅画像可以使你凌驾于英国所有的年轻人之上，并且叫那些老头儿感到非常嫉妒，如果老头们还能激动的话。”

“你会笑我，我知道，”他答道，“可是确实我不能把它拿去展出。在这里头我倾注了太多的自己的东西。”

亨利勋爵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纵声大笑了起来。

“是的，我知道你会笑的，反正确实实事情是这样。”



“倾注了太多的自己的东西？贝泽尔，说真的，过去我不知道你是这样地自命不凡。我实在是看不出来。你跟这个仿佛用玫瑰花瓣和象牙做成的阿多尼斯有什么相像的地方，凭你这刚强的粗线条面孔和煤一样黑的头发。我亲爱的贝泽尔，是啊，他是一个那喀索斯。而你，诚然，你的表情是充满了理智这一类的东西的。可是，理智的表情在哪里露头，美——真正的美就在那里告终。理智本身就是反常的，任何一张容貌的和谐它都可以将之破坏掉。一个人一坐下来动脑筋，我们看到的就只有他的前额、鼻子，或别的可怕的东西。他们简直难看极了！请看那些有成就的从事有学问的职业的人，当然，神学家是例外。不过他们是不动脑筋的。一个主教到了八十岁还在讲他在十八岁的时候被灌输的那一套，自然看起来讨人喜欢。虽然你始终没有告诉我，你这位神秘的年轻朋友的名字是叫做什么，可是他这幅肖像确实叫我着迷。他从来不动脑筋，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他是一种美丽的、没有头脑的生物，夏天需要让脑子清爽一下的时候，冬天无花可赏的时候，最好有他在眼前。贝泽尔，别自作多情了，你一点也不像他。”

“我的意思你没明白，亨利，”画家说。“我当然不像他。这一点我十分清楚。其实我也不愿意像他，你在感到不以为然吗？我对你说的是真话。才貌出众的人大多在劫难逃，这种这样的劫数总是古今帝王的踉跄的脚步后面跟随着。倒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更安全些。在这个世界上总是笨蛋和丑人最幸运。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看别人表演。纵使什么是胜利他们不知道，但至少他们也不必领略失败的滋味。他们的日子本是那种我们大家都应该过的日子：太平安稳，没有烦恼，无所用心。他们既不算计别人，也不会遭仇人暗害。你有身家



道连·葛雷的画像

和地位，亨利；我有头脑和才华，且不管它们价值几何；道连·葛雷有美丽的容貌。我们都将为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付出代价，付出可怕的代价。”

亨利勋爵问：“道连·葛雷？这就是他的名字？”同时从画室的一头朝贝泽尔·霍尔渥德走了过去。

“是的，这就是他的名字。本来我不打算把这告诉你的。”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哦，我说不上来。如果我十分十分地喜欢一个人，我就从来都不会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任何人。这有点儿像部分地把他们让出去。现在我变得喜欢秘密行事了，大概这是唯一能够使现代生活在我们心目中变得神秘莫测的办法。只要你把它隐瞒起来，哪怕是最平常的事情，也会显得饶富趣味。要是现在我离开伦敦，我决不会告诉家里人我要去什么地方。要是我告诉了，我就会觉得索然无味。这也许是一种愚蠢的习惯，可是不知怎么的好像能使一个人的生活平添许多罗曼蒂克的气氛。我这种行为在你看来大概是荒唐透顶吧？”

“丝毫不。”亨利勋爵回答说，“我亲爱的贝泽尔，一点儿也不。我是个已经结婚的人，你好像把这个给忘掉了，而结婚唯一的美妙之处，就是双方都绝对需要靠撒谎过日子。我的妻子在什么地方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的妻子也从来都不知道。我们见面的时候，譬如一起在别的地方吃饭，或者到某一公爵府去拜访，反正偶尔见面的时候，我们总是互相编造种种再荒谬不过的假话，而脸上的表情却是再正经不过的。我的妻子是很高明的，在这方面，比起我来实在是高明得多。日期上她从来都不会颠三倒四，而我却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不过即使我的谎话被她识破了，也从不吵闹。我有时巴不得她



吵闹一场，可她却只是把我取笑一番了事。”

“你这样谈你的家庭生活让我感到讨厌，亨利，”贝泽尔·霍尔渥德一面说，一面朝通向花园的门那边踱去。“我相信实际上你是个很好的丈夫，不过你硬是以自己的美德为耻辱。你是个怪人，正经话你从来都不说，不正经的事你也从来不做。无非是装腔作势，你的玩世不恭。”

亨利勋爵笑着高声说：“保持本色才是装腔作势，而且还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讨厌的装腔作势。”这两个年轻人一起走到了花园里，坐在了——一张位于——从高大的月桂树的遮荫下面的长竹凳上。一些白色的雏菊在草丛中摇曳，阳光从光滑的树叶上溜过。

一阵沉默之后，亨利勋爵将他的表掏了出来。“恐怕我该走了，贝泽尔，”他喃喃地说，“在我走之前，我还是要你对那个我才向你提出来的问题给回答。”

画家问：“什么问题？”眼睛仍垂向地面。

“你明明知道。”

“我不知道，亨利。”

“好吧，我告诉你我指的是什么。我要你向我解释为什么你不愿意将道连·葛雷的肖像拿出去展出。我要知道真实的原因。”

“真实的原因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不，你没有说。你说是因为有太多你自己的东西在那里边，这根本是孩子气的说法。”

“亨利，”贝泽尔凝望着他的脸说：“凡是怀着感情画出来的像，每一幅都不是模特儿的肖像，而是作者的肖像。模特儿仅仅是一个偶然因素。应该说，画家用油彩在画布上表现的并



不是模特儿，而是画家自己。我不愿把这幅像拿出去展出，是因为我担心它会将我自己灵魂的秘密泄露出去。”

亨利勋爵笑了起来，问道：“那是什么秘密？”

“我来告诉你吧。”霍尔渥德说，但是一种困惑的表情出现在了脸上。

“我在等着听呢，贝泽尔。”亨利勋爵看了他一眼催促道。

“哦，可谈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亨利，”画家说，“恐怕你未必能理解，你就很可能不会相信的。”

亨利勋爵微微一笑，他俯下身去将一枝粉红花瓣的雏菊从草丛中摘了下来，拿在手里，细心观看。“我确信我能理解，”他说，一面凝视着那个犹如用白羽毛镶边的小金盘，“至于信与不信，只要那是完全不足为信的，我可以相信任何事情。”

一阵风将几朵花从树上吹落了下来，在重而静止的空气中，紫丁香花沉甸甸的成簇的星状花序摇来晃去。墙脚边有一只纺织娘在歌唱，一只细长的蜻蜓将透明的棕色翅膀打开一闪而过，如同划下一条蓝色的线。亨利勋爵差不多能听见贝泽尔·霍尔渥德的心跳，但下文究竟如何却不知道。

“很简单，事情的经过是，”略事沉吟后画家说，“两个月前，我去参加一个由布兰登夫人举办的晚会。你要知道，有时我们这些穷画家不得不在社交界露露面，是要让人们起码知道我们不是野蛮人。你有一次对我说过，哪怕一个股票经纪人只要着一身晚礼服，打着白领结。也可以博得文明人的名声，在客厅里我跟一些打扮得骇人的贵族遗孀和乏味得要命的皇家美术学院院士聊了十来分钟，突然感到有人在看我。我把头转过去，就这样我第一次看见了道连·葛雷。我发觉自己的脸色在变白。当我们的视线碰在一起的时候，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向



我袭来。我明白有这样的一个人被我面对面地遇上了，单是他的容貌就有那么大的魅力，我整个人，整个灵魂，连同我的艺术本身，统统都会被其吞噬掉。如果我任其摆布的话，素来任何外来的影响都不被我在自己的生活中需要。亨利，你也知道，我有着怎样的独立性格。我一直是自己的主人，至少在遇见道连·葛雷之前我一直如此。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好。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我正在面临着生平最可怕的危机。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命运为我准备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痛苦和异乎寻常的快乐。我愈想愈害怕，当时打算就转身走出客厅。驱使我这样做是胆怯，而并不是良心。我不想把打算逃跑说成是我的荣光。”

“胆怯和良心其实是一回事，贝泽尔。良心不过是胆怯的商号名称罢了。”

“亨利，这种说法我不信，我想你也不信。不管是什么驱使着我，可能是自尊心，因为我的自尊心一向都很强，反正我竭力往门外挤。偏偏在门口我撞见了布兰登夫人。‘这么早你就想逃跑吗，霍尔渥德先生？’她发出了尖叫。你知道她的嗓子有多尖哪！”

“无论哪一方面她都像一只孔雀，可就是没有孔雀那么美。”说着亨利勋爵神经质地用他细长的手指将雏菊扯成碎片。

“我没法甩掉她。她把我引荐给达官贵人、皇亲国戚和那些长着鹦鹉鼻子、头戴巨大冠冕的老太婆。她对人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明明过去我只见过她一次，可她认定我就是她们名流圈子中的一员。诚然，当时我有一幅画曾获得很大的成功，起码它引得几张报纸鼓噪过一阵子——这是十九世纪名垂不朽的标准。突然，我跟那个使我奇怪地激动起来的年轻人打了个



道连·葛雷的画像

照面。我们靠得很近，差点没碰到一起。我们的视线再次相遇。我竟冒冒失失地请布兰登夫人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也许并不算太冒失，而且恐怕是无法避免的，我相信一定会这样。即使没有人跟我们介绍，我们也会相互攀谈起来。事后道连也这样对我说过，他也感觉到是命中注定我们要互相认识的。”

“布兰登夫人是怎样对这位奇妙的年轻人进行介绍的？”亨利勋爵问。“她喜欢对每一个她的客人作急口令式的鉴定，这我知道。我记得，有一次她把我介绍给一个一脸凶相、胸前挂满勋章的红面孔老头。她凑在我耳边讲种种有关那老头的骇人听闻的隐私，我们向他走过去的时候，她像在悲剧里说悄悄话那样，使客厅里人人都听得一清二楚。我当时就逃之夭夭。我喜欢凭自己的眼光去看人，可是布兰登夫人介绍她的客人时就跟拍卖行里介绍商品一样的。她要么是胡乱搪塞，要么是说上好多废话，可你想知道的事情就是没有。”

“可怜的布兰登夫人！你形容她形容得太过分了，亨利！”霍尔渥德没精打采地说。

“我的老弟，这叫我怎能为她喝彩呢？她打算办一个沙龙，而实际上只是开了一家饭馆。你还是告诉我吧，她是怎么说的——关于道连·葛雷？”

“哦，大概是这么几句：‘这孩子真可爱……，我当年跟他那可怜的妈妈真是形影不离。至于他做什么我可全忘了……怕是不做什么的……噢，对了，会弹钢琴，也许是拉小提琴吧，亲爱的葛雷先生？’道连和我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立刻我们就成了朋友。”

“对于交朋友来说笑倒是个不坏的开端，要是以笑告终的话那就更好了。”说着年轻的勋爵又摘下了一枝雏菊。



霍尔渥德把头摇了摇。“你不懂什么是友谊，亨利，”他嘀咕着说，“你也不懂得什么是仇恨。什么人你都喜欢，那就是说什么人你都无所谓。”

亨利勋爵嚷道：“你太不公平了！”他将帽子往后一推，抬头望着飘浮在夏天碧空中的一团团如闪光的绢丝一般的白云。“是的，太不公平了。对人的态度我人不相同。我同名声好的人做相识；同相貌美的人交朋友；同头脑灵的人做对头。怎样地在挑选敌人的时候。小心也不算过分，我的敌人没有一个是笨蛋，他们的智力都很发达，同时他们都很赏识我。大概我自命不凡吧？我想是的。”

“我觉得是这样，亨利。想必我只是一个相识，照你的标准来看。”

“你是远远超过一个相识的，我亲爱的贝泽尔。”

“但也远远算不得是朋友。我猜想大概是像一个兄弟。”

“啊，兄弟！他们我才不管呢。我的哥哥不想死偏偏，我的弟弟们却要去找死。”

“亨利！”霍尔渥德皱着眉将他喝住。

“你不要太认真，亲爱的。不过对我的亲属我实在是很讨厌。原因大概是在于我们谁也忍受不了和我们有同样毛病的人。英国的民主派对于所谓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劣根性深恶痛绝，我也颇有同感。愚昧、酗酒和道德败坏被老百姓们视为他们所专有，倘使我们中间有谁出这种洋相的话，就会被认为是他们的权利被侵犯了。当可怜的索思沃克闹离婚的时候。老百姓的愤怒简直无与伦比，然而我不敢说有百分之十的无产者是循规蹈矩的。”

“对你说的这些话，我半句也不同意，不但如此，亨利，



道连·葛雷的画像

你自己也是不相信的，这我敢肯定。”

亨利勋爵用带流苏的乌木手杖在漆皮鞋上敲敲，捋捋他的棕色尖胡须：“你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贝泽尔！这样的评话你这是第二次发表了。这总是一件欠考虑的事情，向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谈出某种想法，因为他从来不去分析这个想法是错是对，唯一他认为重要的是对方自己相信与否。实际上，一种想法是否有价值，同说出这一想法的人是否出于真心没有丝毫关系。多半事实是这样：当说的人愈不是真的相信时，那个想法就愈显得有道理，因为这样才不夹杂他个人的愿望、个人的需要或个人的成见。不过我不打算跟你讨论社会学、政治或形而上学。我喜欢人甚于喜欢原则，我喜欢无原则的人甚于喜欢别的一切。你多给我讲讲道连·葛雷先生的事吧。你常跟他见面吗？”

“每天见面。要是有一天不见，我就会感到很不开心。我绝对少不了他。”

“稀奇事！我还一直都以为除了自己的艺术外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现在对我来说，他就是我全部的艺术。”画家严肃地说。“亨利，有时候我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值得一提，其一是出现了新的人供艺术表现，其二是出现了新的手段供艺术使用。对威尼斯画派来说，油画的发明曾经是意味着什么，对后期希腊雕塑来说，安梯诺斯的面孔曾经是意味着什么，有朝一日道连·葛雷的容貌对我来说也会有这样的意义。我用油彩画他，给他勾线、作素描，当然这些我都做了，然而不仅仅是这样。他远远超过了一个模特儿，对我来说。倒不是说对自己所画的他的肖像我感到不满意，也不是说他的美是艺



术所无法表现的，没有什么是艺术所不能表现的。我也知道我作的这幅肖像画是件好作品，是我平生最好的作品。自从遇见道连·葛雷以后，可是说也奇怪，——我的意思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他的容貌向我启示了一种全新的技法，一种全新的风格，和过去不同了。在我看事物的时候，我对它们的想法也不同了。我现在可以用过去不知道的方式来再现生活。‘在理念至上的日子里梦想着形式’，——这是什么人说的？我忘了，但对我来说道连·葛雷正是这样的梦想。尽管他已经二十出头，但他还是被我当作是一个少年。啊！不知你能不能想像：单是这个少年的出现就意味着什么。他在为我们勾勒一个新学派的轮廓，对此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学派将具备全部浪漫精神的热情和希腊精神的完美特征。这是多么地了不起啊——肉体与灵魂的和谐！在疯狂的状态中这二者曾经被我们分离了，空洞的理想主义和庸俗的现实主义却被我们发明了出来。亨利！你要是懂得道连·葛雷对我意味着什么就好了！有一幅我的风景画你还知道吗？就是阿格纽肯出极高的价钱而我不愿意把它卖掉的那幅，这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为什么？因为当时道连·葛雷在我旁边坐着，在我作这幅画的时候，他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感染力传给我，于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在极普通平常的树林子里发现了我一直在寻找、可始终未能找到的奇迹。”

“这确实不平常，贝泽尔！我要见一见道连·葛雷。”

霍尔渥德从长凳上站了起来，在花园里踱了几个来回，又回到长凳前。“亨利，”他说，“道连·葛雷无非是我的创作主题。在他身上你看不出什么来的，而我却什么都能看得出来。他的存在可以更强烈地在我没有把他画进去的作品中感到。刚



道连·葛雷的画像

才我说过，他启示出了一种新的技法——我可以在某些线条的曲折、色彩的微妙动人之处发现他。事情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你不愿意将他的肖像拿出来展出呢？”亨利勋爵问。

“因为不知不觉地我倾注了一个画家的全部崇拜之情在里边，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情，当然，我从未告诉过他。对此他丝毫也不知情，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世人却可能猜得到，我不愿意将我的灵魂暴露出来让那些好奇的凡夫俗子瞧个没完。我决不会把我的心放到他们的显微镜下面去。这幅像里有太多我自己的东西，亨利，实在是太多了。”

“诗人们可不像你这样躲躲闪闪，他们懂得在出版方面描写激情的东西是利可图的。时下销路最好的书多半是破碎了的心之类的。”

“所以我讨厌诗人。”霍尔渥德紧接着说道。“艺术家应当创造美的作品，但不应当把任何个人生活中的东西放进去。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看待艺术就仿佛它应该是一种自传的形式，抽象的美感被我们丧失掉了。有朝一日我要让世人知道什么是抽象的美感。为了这个缘故，世人将永远也不会看到我给道连·葛雷画的像。”

“贝泽尔，你说得不对，我认为，不过我不想跟你论辩，只有理智完全给丧失掉了的人才喜欢辩论。告诉我，道连·葛雷是不是很喜欢你？”

默想了一会儿后，画家回答道：“他喜欢我，我知道他喜欢我。当然，对他我奉承得很厉害。有些话明明我知道讲了会后悔，向他说这些话。可我觉得有一种奇妙的乐趣，通常他对我是很亲切的，坐在画室里我们俩海阔天空什么都谈。然而有